

健餘先生文集

二



健餘先生文集

卷一

建餘先生文集
卷一

徐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尹會一

編者 王擊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健餘先生文集
二冊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

健餘先生文集卷五

書

上朱高安先生書

某啟。四月既望。戴唐回揚。齋到鈞札。示以張弛之宜。兼賜歷代名臣傳。再拜盥誦。不啻親聆提撕。字字箴銘。時時佩服。匪獨兩淮情形。從此揆其體要。卽一生仕學。亦幸得所指歸矣。師傳遠大。厚望殷肫。某雖魯鈍。敢不殫勉力行。以步趨於門牆之內。目今署理鹽政。仍管運司事。朝夕不遑。而於晚刻篝燈。必觀名臣傳一个。以自循省其能否。有獲心者。不禁躍然思起。有未逮處。不禁爽然自失。比來讀至漢季。見朱雲以故令而躋於名臣之列。尤覺開拓心胸。增長知識。人苟能自樹立。以身負天下之安危。雖不公卿。亦謂安社稷之大臣。公卿而或依違奉令。無所謂深識大力。祇爲具臣。如匡章之優游養交。張禹之妨賢病國。雖位極人臣。不過患失之鄙夫而已。反覆由繹。足以廉頑立懦。非吾夫子之處一化齊。識絕千秋。無以創此義例也。曩猶見爲大行大效。必待乘時遠駕。今則益信盡其在我。無假異日。惟有彌堅素節。以求自立。而願外之念頓息矣。未審將來可以不辱師門否。仰請指誨。伏惟崇鑒。某再拜。

高安先生復書曰。體驗親切。是真讀書人語。篤信好學。自爾不凡。揚州政蹟。已見有成。將來造就。尤未可量也。

復朱高安先生論興水利書

頃承垂詢水利事宜。此非某之迂疏所能爲役也。然據目之所見。不敢不以實對。稽古治田。未有不興水利者。不獨南方爲然。前朝徐貞明、徐光啓言之審矣。顧其意專在水田。於北地未盡相宜。夫田有二。一曰水田。一曰旱田。旱田亦有二。一曰有水旱田。一曰無水旱田。水田者。下地浸水。其中專以藝稻者也。故周禮有稻人一官。司稼下田。詩曰。灋池北流。浸彼稻田是也。有水旱田者。旁有河或池塘。種黍稷粱麥之屬。旱則用水灌之。不旱則不用水。惟平土而種藝之可也。無水旱田者。旁無河塘可灌。惟恃天澤。詩言雨雪霽霽。以生百穀是也。北方水田少。旱田多有水旱田少。無水旱田多。故禹開溝洫。治旱田耳。鄭康成注周禮曰。溝洫爲除水害是也。蓋北方大局。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用水之時。每苦無水。不用水之時。偏苦多水。故治北方之水者。去水害爲易。興水利爲難。則去水害爲急。興水利稍緩。不能盡依蓄洩之方。一時並行也。縱觀畿輔之內。自永定以南。漳河以北。其間若易水、若涿水、若拒馬河、若琉璃河、若灤水、若唐河、若濱河、若三岔河、若淖沱、若滏水。以至甯晉之南泊、新安之北淀。其水有源。冬春不斷。蓄洩之法。正宜施於此地。且其地原有種水田者。因利而行之。亦修其弊。舉其廢耳。此本足爲利。而卽可以去其害者也。至如恆山以東。行唐、定州諸邑。爲沙河上流。無水可見。亦無岸可循。彌望皆白沙而已。六七月間。雨多水積。從山而下。上闊下狹。入祁州、安平諸邑。一夜橫灘數十里。其勢與淖沱等。此不足爲利。而止宜急去其害者也。又平原之地。開溝洫未嘗不足以洩水。太多則損田而瘠土。所入不足相償。土性鬆散。旋開旋淤。溝洫兩旁近地。勢必灘溜。亦不可爲田。此雖足爲利。而亦宜早防其患者也。夫遇千載難逢之時。欲造

萬世無疆之福。生其地者。亦惟幸觀厥成已耳。而芻蕘之見。不忘千慮者。誠以偶聚之水。與常流不同。黃壤之土。與塗泥各異。相其地勢。因其土性。可爲水田者爲之。不可爲者。祇開溝洫以治旱田。利於少不利於多。疏濬各河下流。以通積潦。利於深不利於淺。準今正所以法古。從俗亦所以便民。樂成之業。慎於圖始。則一勞永逸。有備無患矣。否則。取效於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水利方興。害卽隨之。將有貽累無窮者。誰識其咎。伏惟審察。某再拜。

上邁大司馬論辦軍需書

頃奉憲札。酌撥營馬二千匹。湖北驛馬二千匹。湖南驛馬一千匹。再動公項買馬一千匹。先期齊赴襄陽。交收喂養。是撥買馬匹。合計六千匹。以每馬日給料三升。草一束計之。每日需豆一百八十石。需草六千束。不惟襄地偏小。購買維艱。且按二馬一夫之例。又需招募馬夫三千名。一時實難雇覓。亦且多費工食。雖偏處一隅。不識全省營制。但敬釋上諭。將附近陝省之各標營馬兵內。揀選二千名。預備聽調。是所揀選者。乃各標營之馬兵耳。其馬兵本名下。原有騎操熟馬一匹。今奉旨。每兵照例給馬三匹。除原有一匹外。每兵止須給馬二匹。似無庸另撥營馬二千匹。先赴襄陽喂養。至所撥南北驛馬三千匹。俱係各州縣驛。現在支領正項錢糧。喂養在槽之馬。自必臚肥。與其不論道里遠近。一概委解襄陽。交代喂養。何如分別營驛相去遠近。卽將所撥驛馬。分解附近各營。令各州縣驛自行喂養。按日開銷。俟營兵起行之時。各營按數撥給兵丁。馱載衣裝器械。前赴襄陽。或候齊起行。或分路先行。是開銷總屬一樣。而煩簡勞逸。輕

重懸殊。在襄陽固可省大半之採辦。而兵丁亦得仍騎原喂之熟馬矣。儻愚言可採。伏乞迅賜敕飭各營驛照行。并請批示。以便酌量採辦。

答沈副使論鹽法書

前發口岸規條。深恐匪商賣商。錮習難破。希冀阻撓。曾專札奉致。加意振刷。庶場疲之口岸。可以稍興。今接來教。稔知卓識定力。素所挾持。斷非被商人搖惑而然。不過因鹽法一事。尚未熟思切究。是以屢易其說。而多有未當耳。卽如口岸價好易消。則商運羣趨若鶩。若價落難消。則商運裹足不前。此固貪利之常情。惟在身任督銷者。設法疏通。至於督運之官。不可聽其觀望。亦當設法嚴催。此說誠是矣。若以運數之多寡。較量匪費之盈絀。則與僕之初意。甚不相合。蓋設立公櫃。准收每引三錢者。不過因從前所收過浮。暫准扣收三錢。俟綱竣核算。再爲酌定耳。豈以減存之冊。不過三萬九千餘兩。卽商人自開浮用之數。亦不過五萬餘兩。而顧慮十七八萬之綱引。扣收三錢。尙不足用乎。所謂向之五錢。卽今之三錢。鰓鰓計較。亦殊不必矣。至以匪費爲各商私家之事。不必代爲節縮。此局外之常談。非吾輩所宜出也。夫減費恤商。屢聞明教矣。歸公之各項。與浮濫之匪費。均係揚商成本。已經歸公者。旣格於部議。而不能減。力所能減者。又阻於浮論。而不果行。是終無恤商裕課之一事矣。政體當不如是。且足下將以歸公之規費。爲甚於浮濫之匪費乎。亦未親理其事。確查其數。而深悉其重輕耳。若慮開報不實。此乃從前商人之慣弊。是以設立印簿。責令實填。豈可仍聽捏開。且就其所開款項。亦可核其應銷與不應銷。固不能保其款款皆實。

也。總之清理匪費。在所必行。且自庚戌核減定冊。曾經部議。官員濫收。責在督撫。商人濫送。責在鹽政。行知在案。但一查閱。卽知此事之所關尤重。更不得再爲因循。釀成大案。貽累無窮矣。今僕意欲不究既往。但定將來。獨坐籌畫。至十餘日而後定。此中已大費苦心。全賴同舟協力。方克有濟。儻有真知灼見。應行應止之處。不妨再賜直言。庶慙與慙相投。而虛心明辨。總期歸於至當。是乃君子之交。是乃協恭之誼也。病中草草布復。不宜。

復合河先生論禁酒書

范生回汴。接奉手書。諭以天德王道。不遠人情。專心德化。慎無立法。所以教某者切矣。獨是法立而弊生。雖亦勢所固有。而酌情與度理。更當權其輕重。如酒麴之禁。夫子立議。謂宜寬法。以便民。誠爲不遠人情矣。而某不能無疑者。蓋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先王曲體人情。而因以爲治。又懼其過而流無所底止也。故禮防其未然。而法禁其太甚。譬之江河。謂防之過迫。而虞其潰決。信有之矣。若謂盡撤隄防。而後安流無患。有此理乎。夫酒猶色也。人情雖不可遏。而大防終不可廢。此乃理欲生死之關。從古以來。經史所載。未聞直以酒禁爲宜弛者。乃自當代大儒發其端。而又堅持其說。天下後世。將謂之何。某之事夫子。所謂步亦步。趨亦趨者。獨於此事。未能了然於心而行之無疑。敢布其愚。以望明訓。

與東章館師時溯尼書

睽違梓里。十有餘年。每憶親朋。形於寤寐。獨念足下。自少醇謹。不流儕伍積習。是吾同志而堪進取者。故

前囑鄉族延主義館遙開設教以來。牖啓童蒙。彌加靜正。深慰遠懷。自茲以往。所望於精進者匪淺。大約鄉無善俗。世乏良材。皆由童時不從小學入手。故多頽廢侈肆。難與言善。終鮮成德耳。嗣後可令諸童各備小學一本。吟誦講習。先明大指。然後逐節體認。久久習慣。自然變化氣質。存心制行。日趨於善。且心明理順。學文更屬易易。匪迂談也。夫吾鄉子弟之失學亦甚矣。禮義二字。全不知爲何物。家信舛謬。至不可卒讀。詢所行爲。令人駭歎。爲今之計。亟宜從小學植基。若非館師以身立教。酌設條約。整齊化導。將來何所底止。萬望專心致志。共勉有成。毋爲家計所累。恐薪水或有不足。已囑廣志等不時籌畫矣。二千里外。言不盡意。惟祈知此心之所向。則如對几席。此致不宣。

答龐石周書

足下素所挾持。生知之最早。亦最悉。別後勳名事業。雖僅得之傳聞。私心每多慰藉。倅來接讀手札。始稔十餘年來險阻備嘗。忠勤匪懈。深幸吾黨有社稷臣。爲之喜而不寐矣。至於不負所學。此語甚好。但須分明。誠以所學有偏全。其不負亦有大小。義利之介。辨在幾微。氣節相尙。究非根柢。必自反所爲。無一客氣。則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功名固其外。氣節亦協中矣。所就甯復可量耶。生自念從前所學。散漫無歸。以致事上接下之際。矜情躁氣。時時與人抵牾。不能自克。因請教於高東軒先生。曰。只欠讀書耳。問欠讀何書。曰。小學近思錄。生初聞猶未深信。及熟復體驗。爽然自失。邇來氣質稍化。賴有此書常置案頭。始信過來人語。不我欺也。楊方來十年不晤。未悉其行。但聞日下多贊之者。果能廉隅自飭。內蘊文明。則狷固次狂。

亦君子所取。或於地方一無建白。則是中無所主。可致愚意相勉。亦良友忠告之義。遠將方物。殊於寒餽不倫。嗣後惟宜便寄數行。以慰懸念。多儀非所望也。使旋匆匆布復。不既。

與陳密山書

前閱邸鈔。敬悉直言讜論。上契宸衷。私心竊喜。以爲剛健篤實。大兄自此其輝光矣。未幾而秉藩之捷音。卽至。聞者莫不稱快。益信吾人之學。惟其真者不可掩。而誠能動物。實有其不爽也。惟願敬義夾持。知行遞進。充積日盛。而發見以時。無負主知與人望爲禱。雲倬榮遷大農。於賀札中。曾贅迂談。乍見未必不怪。想亦諒此愚忱也。豫省近無善狀。獨分社一事。循良有司。頗能鼓舞士心。蒸蒸日上。若行之能久。諸務俱有提綱挈領之機。不患阻隔矣。至某當漸老易忘之年。絕少精進工夫。偶有翻閱。覺萬語千言。總不出乎四書之蘊。始知孔孟心傳。約要而該。由之不盡。向所講求。不過爲帖括生活耳。嗣今以往。未知所見所習。可對吾兄否。頃接家報。知大兄與二姪。都門同寓。臭味甚合。兒輩又能同方。亦兩家幸事也。

答陳密山書

接奉手教。大慰遠懷。惟是獎揚逾分。殊切悚惶。某向日所學。毫無把柄。難逃知己洞鑒。垂老之餘。深懼泛泛悠悠。模糊到底。遂與草木同朽。每讀呂新吾。鹿江村。孫夏峯諸儒語錄。方寸間實有開擴警省處。而行之不力。悔吝滋多。同志如大兄。雖遠在數千里外。所望於切磋者匪淺也。前讀奏摺。肅然起敬。訪之輿論。無不稱快。是大兄爲理學名家子。當有道之時。所以立身報主。見重於鄉國天下者。正賴有此。某方以剛

健篤實。直內方外。期吾兄之加勉。若聞仲氏吹篪。而因以爲戒。其將何以自處乎。竊謂吾人之志。既不在溫飽。則言所當言。行所當行。置毀譽利鈍於度外。乃素位而行之道。明哲之義。卽在其中。與孟浪懸殊。願大兄之熟思而堅守之也。醇叔之疏懶。雖久闊未能深知。大約亦志之不立耳。胸無主宰。一身之血氣。官骸且提轉不起。何況由中應外。推之千變萬化耶。此過所關。亦自不小。吾輩所當深戒者。大姪休官。安知非福。但至今未聞旋里。心甚懸懸耳。迂闊陳言。用以涉世。則疑於狂。用以持身。不詭於正。大君子自有決擇也。豫省夏秋以來。雨水爲災。皆某涼德所致。兩經其摺。自劾未蒙罷黜。在某諸凡據實直陳。誠不免於張皇激切。以視從容坐鎮。潤色治平者。自覺懸殊。然目擊民艱。難容稍諱。現在單心補救。深虞不逮。素叨知愛。幸賜指誨爲禱。

密山復書曰。連接手教。認理極明。信道甚篤。懦夫聞風。已有立志矣。閱抄知豫中大水。百方補救。條奏諸款。深合機宜。想見拯溺哺飢。寸心欲碎也。榮竊以爲災設之生。在哀世則天以之啓禍亂。在治世則天以之試聖賢。非此不足見仁人愛民之深。憂民之切也。堯湯不免水旱。水旱乃見堯湯。昔朱子守南康軍。講求荒政。可爲萬世法。朱子豈不能感召休和耶。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天地屯難之時。乃徵旋乾轉坤手段。榮非故爲諛詞。實係確有所見。但君子遇此。常恐懼修省。以盡人事。不可驟諸運數之適然。以朱子之心。行朱子之政。惟仁人勉之。

與劉今衡書

楊藩司過汴。曾寄一札。寸心萬里。耿耿常懷。竊惟吏治民生。百事無不從縣令做起。會城首邑。繁劇尤甚。大兄才猷。信可勝任矣。但達教日久。未知於呂新吾定火工夫。嘗爲留意否。有守有爲。勿忘勿助。踏實做去。坦境自來。氣質未化。終是孽根。疑信相參。究成畫餅。學問如斯。事業亦如斯而已。總角之交。落落數人。

死者不能復生。病者不能驟愈。惟願與大兄堅持此意。努力前途。他時相見。庶可對針耳。語近狂心。如結已自諒之。

答錢督學主敬書

錢督學書云：閣下將母陳情，朝野共美。僕忝交末，類慶益深。昨保陽試竣，迤邐而南，未得紆道走訪，此心如結。筆所難宣，邑學久經頹圯，大人一手仔肩，頓還輪奐。風有位而勵多士，不獨博陵增色已也。自慚淺陋，未足鋪敘盛舉，而耿耿於中，不能自己。撰成六百餘言，繕本一冊，呈請垂鑒。每接十五州郡士子於試文之餘，勸講經學，必舉鄉里賢公卿，使知師法，信而有徵，或可啓其思齊之念。至附近新進後生，惟望大人以時獎掖，巽言與法語交致，非敢謂人人改而且繹，十得一二，亦蛾子時衛之效也。昔溫公居洛十有餘年，里中士子多師其行，而勉其學。先生厚望矣。外附奉懷一箋，詩雖不工，亦存風人之致，惟進而教之。

頃得手教，兼賜鴻章，獎勵交至，情見乎辭。修學碑文，更足信今傳後。附尾名彰，感難言罄。目今津門試竣，駕言徂東，星輶所歷，無非風行雨化之區，顧而樂之，應忘披閱編摩之勞矣。僕近況喜少懼多，問視之餘，開事丹鉛，愧無心得。何敢望溫公後塵，而亦不敢不勉思尚友。目擊鄉俗彫敝，欲稍爲變移，每月與鄉人兩次相見，其朴魯無文者，仿藍田鄉約，勸善規過，以其遵不倍之義，別立一社，酌設規條，俾應舉諸生，略知因文求道，惟是窮鄉晚進，絕少殊尤，匪但篤信好學者，求之不得，即粗通文理，可共佔畢之業者，亦罕其人。自顧德涼，有愧身教，而才力又不足以振之。每遇言諄聽藐之時，則舉學憲之強教悅安，以動其良，乃俯首內慙，或異口同稱。蓋君子之豈弟，浹於人心已久矣。千里百里，敢謂比肩一德一心，無緣覲面，言念及此，不覺望風於邑也。餘不贅。

與鄂虛亭書

僕自陳情歸里後。雖知己亦未通一尺素。非不相思最切。緣僻處荒城。鴻魚絕少耳。緬惟足下。以潔清粹美之資。勵深潛純一之學。誠無不動。忠焉能誨。於以上答聖明。下孚士庶。此誠朝廷之柱石。弓冶之箕裘也。側聞近日動作。純乎用剛。夫剛爲天德。與時偕行。到此地位。良非易易。惟是職在教諭。功在涵養。遙企溫恭儉讓之中。寓正大直方之體。則與大易所云天德不可爲首之義。深相契合矣。生平所期許。朝野所屬望。豈復有加於此。抑聞之。崛起之士。以范文正之敦崇風節爲尙。貴胄之子。以韓魏公之器量深厚爲宜。此又理勢之自然。匪徒保世承家之謂也。僕叨世講。夙契以道。用布愚衷。伏冀鑒擇。

上魏景州書

某因母老病深。日侍湯藥。以致久疏上問。雖蒙鑒宥。負罪良多。遙企道履亨嘉。優游桑梓。樂育英才。學至而老不衰。可大可久。無悔無悶。人得而仰之。不得而測之也。某竊聞緒論。專用力於朱子全書。而言語事爲之間。仍不免於急迫浮露。每思孔孟師弟。所以同堂聚首。道路追隨。歷數十年。如一日者。蓋以道之大端。學之要旨。不難於挈綱領而見始末。惟是變化氣質。涵養德性之功。非日日提撕。時時磨礪。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易幾於周旋中禮之候。鄉黨一篇。可以徵參其義。今距講堂。僅二百餘里。顧以反哺之私。負笈無從。此某所爲夙興夜寐。耿耿而不能忘者也。惟望賜之明訓。俾得銘座書紳。遵循以希晚蓋耳。

魏景州復書曰。誘掖後學。是吾等本分。亦可以勵老年。得有進益。所謂教學相長也。足下以事親爲大本。百行之原。已無愧矣。又讀考亭書。玩味旨趣。近而修齊。遠而平治。俱得至理。雖淡淡幾句。其中無所不該。行之久而無弊。

且平易近人。非高遠難行。自古聖賢之道。首在孝弟。信然。惟望以道自任。彌年德進。久而益茂。後日更遠且大也。

上高東軒先生書

冢宰、天官也。尚書、北斗也。晉位至此。可謂殊榮矣。第職掌已非周禮之舊。而山公啓事。亦有難言者。以例之所在。既不可易。又難畫一耳。惟是六卿之長。百揆之階。咫尺綸扉。贊襄密勿。啓吾君之聰敬。措天下於磐石。此乃海內之所仰瞻。而故人之所額慶者也。肅緘布賀。伏惟崇鑒。

復高東軒先生書

啓銓旋里。敬悉起居強健。入贊綸扉。主知益深。人望益重。以常存敬畏者當之。不自滿假。下詢芻蕘。一個臣之德量。於茲可見矣。伏念此席。自古稱難者。良以一身一心。與朝廷共得失。則作止語默。皆關社稷之安危。與天下同好惡。則喜怒愛憎。即係輿情之向背。道無可枉。而誠則必形者也。歷觀前代輔臣。往往以一言一動。一舉一錯。違治體而失人心。非其初念。即甘蹈於伴食摸稜。大率得君之時。密邇左右。每借從容風議。默化潛移之說。漸流於依違遷就。而不覺薦賢爲大。則謂天下無人。納誨爲忠。則謂言感已淺。儼者與容容同歸。此大業之所以不著。而史冊之所以無光也。大儒作相之規模。必有光明俊偉。可法可傳於不朽者。草野區區。翹首以祝晚節之懋昭矣。前呈朱子與劉貢父書。已盡求人之義。今復恭錄賀陳丞相書。伏祈採擇。

上高東軒先生書

某少習舉業。未知爲學之序。四十以後。備員兩淮。敬承指誨。始得與聞小學之義。比猶未能篤信不疑。十餘年來。沈潛反覆。愈覺意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爲人子。學爲人臣。以安詳恭敬。消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所謂修身大法。做人樣子。有裨於世道人心也。甚切亦甚大。今者視學江蘇。訓飭士子。講習小學。立限三月。法在必行。務期文勝之地。胥曉然於明倫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循循磨礪。而相安於爲下之不倍。庶無憂於三不幸。亦無蹈於三不祥。此則某之所願上不負主知。下不負所學者也。惟當衰病之餘。強勉持衡。歷試常通。淮揚諸郡。雖幸免物議。而形神漸悴。大懼隕越貽羞。伏惟切加指示。俾得補過遷善。感甚幸甚。

上望溪先生書

承教學禮手書。反復讀之。彌仰人師爲則。克己之深。誨人之篤。實某父子所中心誠服者。先生幸勿以經師爲辭。麾嘉銓於門牆之外也。夫禮教之不行久矣。庸人溺於流俗。離經畔道而不顧。其或稍知自好。有志求古者。則羣起而非之。以斯須不可去之道。而搖搖莫定於心。何能獨立不懼。遯世而無悶乎。且古來議禮聚訟。言人人殊。欲折衷而定所從。亦難矣。故凡自棄於禮者。牽制於非古之浮言固多。阻於泥古之說。而畏其難以推行者。亦復不少。大抵禮之繁縟。已肇於周末。故孔子有從先進之思。而大反本之問。斟酌先王之禮。以答顏淵。道可識已。孟子之學。於喪禮經界。識其大者。而能因略以致詳。足徵命世亞聖之才。朱子編次儀禮經傳通解。條理井然。誠得古聖賢遺意。顧於喪祭之大。未暇手定。不無遺憾。其在於今。

惟禮無成書。難昭法守。竊思不知禮。無以立。論語記以終篇。入德之要。莫切於是。必知禮之本意。與禮之節文。何者爲古今不易之經。何者爲因時損益之道。明其源委。而斷以心安。乃能確然自立。而不至耳目無加。手足無措。否則。辨之不明。雖欲好古。又見世俗之近情。方遵此傳。又覺他說之爲是。甚至莽歆增竄之文。白黑莫別。誤信邪說。必將陷於禽獸。而不知禮儀備而津逮未由。涉獵多而適以增惑。嘉銓懼焉。竊見先生言禮諸書。辨僞正訛。總向本原體貼。而摘其大綱節目。以垂訓。私心竊喜。得所依歸。冒昧請業。適當先生耄而好學。嗣事儀禮之時。講其節文。導之先路。俾知所往。而務踐其實。告之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而必要其成立。教之終始具矣。先生必當以道自任。容令嘉銓親叩師門。橫經請益。感甚幸甚。

與元長大司馬書

頃聞入覲。定在月內。一路周諏咨度。入告嘉猷。譽處龍光。晝日三接。不卜可知。竊聞古大臣之責難陳。善也不敢視。一人之喜怒爲可否。而必合天下之好惡。定是非。良以人生本直。王道無偏。故雖萬乘之尊。三公之貴。不能與草野爭是非之權。伊可畏也。公德在人心。功在社稷。久已輿情胥協。拜手颺言之際。自不至以一語一事。遷就依違。失天下之重望。但隆名易得。晚節難全。內外雖殊。公忠無二。芻蕘芹曝之獻。亦有不敬不然者耳。某白。

修習齋祠堂啓

習齋先生。學貫天人。身兼道藝。尋親以成大節。立教不尙空言。魏博燕臺。早望關西孔子。銅街金市。曾識

濟北顏淵。四存大絕業之傳。身後偏逢知己。兩邑深崇德之報。歲時並入鄉賢。獨念巍煥宮牆。旣配兩楹之俎豆。荒涼家廟。難藏百世之衣冠。來助祭於遐方。上辛空有定日。迎明神於陋室。孝子徒自傷心。茲欲堂構重開。無使飄搖風雨。經營改卜。遠離湫隘。蠶塵立制以渾堅。不必丹楹而刻桷。棲神於爽塏。樂觀春祀與秋嘗。阿堵輕揮。難專責於子姓。解囊遙贈。實厚望於同人。漫比結緣。廣求種福。惟期好德。共俾成功。謹啓。

聘安定書院山長啓

洪惟年老先生。開世奇英。中朝偉望。雕龍繡虎。文章久重於雞林。附翼扳鱗。姓字早標於鴈塔。接心傳於洙泗。詩書禮樂。藹然善氣迎人。普教澤於東南。遠邇親疏。宛若春風被物。允樹人間之模楷。洵稱天上之神仙。某任負鹽梅。才慚黼黻。三年淮海。絕少持籌治賦之謀。千載遭逢。實切爲國儲才之志。爰開書院。欲仿鵝湖鹿洞之遺規。敬訪師儒。時親安定紫陽之道範。謹遴下走。恭迓文旌。伏冀惠然肯來。用慰雲霓饑渴之望。從此羣沾樂育。欣歌菁莪。棫樸之風。不盡寅虔。臨池翹切。

健餘先生文集卷六

祝文

習齋先生入鄉賢祠文

維神敦德從先立言垂後誠敬居心笑嘖不苟有體有用可大可久希聖之宗鄉賢爲偶黍稷非馨金石非壽明德以薦是爲不朽億萬斯年視茲辛丑

襄陽春祈文

吉日維戊時屆春祈潔牲清酒佑以鼓吹匪曰備物誠信在茲誠無不應信無不知維神奕奕更有職司職司守土憂樂同兮某之所勉神自悅怡某之所短神自提攜某之所願神自從依幽明一德上下無違襄民受福功有專歸

祈晴文

庚戌之歲春夏之間楚湖南北陰雨連綿某在武昌隨行祈禱職微志渙甯希神保今者回襄時麥將熟雨氣未晴其何能穫稻秧未立禾畝俱荒夏苗如斯秋成何望嗚呼襄民俗厚而樸胡爲罹此鞠凶靡樂非神不愛咎在守土宜降之災於民何苦聰明端一惟神爲最敢告下情神無不在霑雨旣霽日光華麥收穀熟和氣滿家以享以祀以洽百禮神之格思並受多祉

告太和山文

某守襄陽。兼攝道篆。職司祭典。薦幣名山。夙夜維虔。懼滋隕越。雖存好心。行好事。母訓由來。而智未逮。才未優。君恩恐負。不求一身福壽。但祈四境安甯。不祝瑞鶴祥雲。但願和風甘雨。儻蒙神明眷顧。牘啓愚蒙。自當矢志終身。樂善不倦。方寸之外。別無可以仰酬。咫尺不遠。常如此時對越。尙饗。

辭襄陽城隍文

維神有赫。明正無私。惡者有懲。善則必毗。瞻茲襄屬。愛此羣黎。人心近古。風尚無歧。士民官吏。無相蒙欺。明昭有賜。災害罔罹。以平爲福。以和爲禩。某叨守郡。五載於茲。矢誠報國。惟神是依。翼我不逮。啓我不知。旣多受祉。何日忘之。今調揚郡。行將遠離。重來謁廟。未卜何時。敬修春祭。敢爲民祈。自今以往。歲歲雍熙。神歆民悅。典祀永垂。某雖逃聽。心感鴻慈。

辭襄陽八蜡文

國有大事。祀典爲先。祀之鉅者。食爲民天。依古蜡祭。實惟豐年。襄地屢豐。蜡乃通焉。某叨守土。五載安全。幸蒙神佑。豈曰能賢。茲當調郡。對越惓然。伏冀明神。俯鑒誠虔。眷我襄民。俾彼甫田。五風十雨。箱萬倉千。苾芬俎豆。歲舉無愆。神民和樂。永永繇繇。

揚州司徒廟告文

癸丑之春。連月恆雨。二麥將傷。漏天難補。某以眇躬。忝守茲土。憂心慙慙。言巡西潯。瞻望蜀岡。有峻其宇。

號曰司徒。厥廟伊古。欲詢由來。莫得其主。雖有雙碑。在彼西廡。斷殘模糊。不辨魚魯。默焉旁皇。祈神作睹。三日爲期。商羊莫舞。赫赫厥靈。如聞神語。命我姓氏。爲茅爲許。祝將及吳。位數維五。恩如同胞。共事一姥。能殲孽氛。能除猛虎。昔顯其光。今昭斯祐。晴日浹旬。麥花淨吐。捍災保民。神功信普。某也不才。感泐心腑。春祀秋嘗。牲肥酒醺。億萬斯年。視茲樽俎。

禳災文

維神有位。位在南方。顧茲億兆。惠我維揚。功成濟坎。澤比滄浪。炎威韜戢。燄曜斂藏。某叨守郡。涖此江鄉。何以報國。神其是襄。何以護民。神其是望。萬家安堵。咸樂無央。受祉旣多。報德難忘。潔牲清酒。薄幣瓣香。昭告維虔。祀事孔明。神之格思。歲歲烝嘗。

河南聖廟告文

道統傳心。賴有敦行之士。相維相續。於不絕。伏惟原任工部尙書湯斌。忠孝性成。篤於志道。反躬實踐。不慕高遠。實足以正異學之支離。振俗學之痼蔽。且德在人心。功在社稷。歷久彌彰。今特題請。從祀聖廟。伏祈先師默佑。永昭祀典之光。士林幸甚。斯道幸甚。謹告。

孟子遊梁祠告文

緇維夫子。願學尼山。知言養氣。泰岱巖巖。倡明仁義。孔道以傳。舊遊茲地。惟神所安。聿追誕降。祝頌修虔。嵩高河永。億萬斯年。

告岳廟文

維乾隆三年夏五月壬子。河南巡撫尹會一。謹以少牢之奠。告於宋少保忠武岳鄂王之神曰。嗚呼。大者天地。次則君臣。邦誣終雪。浩氣常存。其人定而勝天者。一時之屈。天定而勝人者。萬世之伸。伊古以來。成仁取義。磊落相望。學士大夫。聞風隕淚而沾巾。惟王金牌之召。三字之獄。功愈奇而禍愈烈。雖兒童婦女。莫不爲之怒髮而生噴。迨夫孝宗御宇。鬱極而通。追封疊疊。諡義重重。始錫忠愍之名號。旋膺武穆之褒崇。當時之人。猶以爲危身奉上之實。克定禍亂之文。分其一字。偏而不舉。未足以包王淩煙之績。貫日之忠。是以理宗之初。比以子儀之恢復。孔明之鞠躬。合兩言以昭大節。而其論乃出於至公。奈何後人。筆之於書。宣之於口。不從忠武顯名之稱。猶然武穆相傳之久。在當時之史臣。於帝紀而特書。於王傳而遺漏。百世而下。表徵者不之及。闡幽者不之問。烏得以爲此盡脫脫之咎。宜乎王之英魂毅魄。揚詡於名山大川之間。猶耿耿焉。入夢於五六百年之後。某也。旣感王鳳洲麗牲之有碣。朱太傅傳誌之有文。張進士之軼事不爽。蔣行人之搜討維勤。書其事以授梓。告於廟而薦芹。豈曰表前人之大節。聊以廣世俗之聽聞。嗚呼。仰梓里之不遠。忝風教之持衡。念子臣之大義。與日月而昭明。凡我有位。有愧於王之忠孝者。入王之廟。凜凜乎如斧鉞之與雷霆。尙饗。

河南城隍廟告文

維年月日。河南巡撫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會一。率闔屬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謹以少牢之儀。致祭於

城隍之神曰。惟天好生。神仰承兮。惟民至貴。神默成兮。惟國應運。神式憑兮。乾隆二載。夏炎蒸兮。中土潤氣。亦弗升兮。步禱修虔。神應靈兮。立達天聽。靈雨零兮。油然沛然。槁苗興兮。怡然渙然。衆懽騰兮。某也涼德。敢言誠兮。惟神降澤。實明明兮。懷德服威。感莫名兮。潔牲醴酒。用薦馨兮。匪以云報。布輿情兮。五日不雨。苗無青兮。十日不雨。禾無生兮。前功弗繼。後鮮成兮。下民其咨。怨難勝兮。敬祝甘霖。續繩繩兮。風雨和會。萬物享兮。民誠國泰。天心甯兮。惟神享祀。永和平分。尙饗。

告濟源北濱文

維年月日。河南巡撫尹會一。僅以少牢之儀。致祭於北濱永濟之神曰。惟神主宰靈源。潤物之功。能襄造化。今茲豫省。自春入夏。時雨愆期。雖或降澤。俱未霑足。亦未普徧。現在農望彌殷。秋成孔亟。天子蒿目焦勞於上。某等惶迫。籲禱於下。老幼黎庶。引領嗟吁。合億萬心。如一心。惟神體上帝好生之德。爲德分后土。滋息之權。爲權甯不哀憐。而拯救之。某涖茲土。吏職有愆。罰宜止及一身一家。數千里何辜。遭斯驕陽烈燥也。伏求神慈。援枯就生。灑焦成渥。大沛甘霖。霑足普徧。神握根本之地。力所能致。而澤可大施。用敢齋心潔物。惟神鑒之。

河南祈雨文

歲在丁巳。夏至已逾三日矣。過此雨澤不施。秋田晚不能種。其既種之稗苗。亦遂槁矣。神其知之乎。若謂弗知。則前此何以有求斯應。捷於影響。竊思神受天子榮封。職福中州。固謂其靈無弗知。知無不應也。中

州之民亦望其靈無弗知。知無不應也。卽某因亢旱。專心虔禱於神。亦旣信其靈無弗知。知無弗應矣。今茲亢旱愈甚。望澤愈亟。神其有靈。立施甘雨。以救苗槁。以甦民困。幸甚幸甚。若或以人事不修。有干天和。則今上實爲不世出之仁君。中州風俗之淳。人心之厚。又甲於天下。求其故而不得。則是某以德涼福薄之眇躬。初任斯土。已有不堪對越神明之咎。但望明加譴責。俾人知罪有專歸。若再有靳惜大澤。徒令聖天子爲臣工代過。愚百姓爲官吏受誣。則衆人蚩蚩。將疑神之靈。亦有弗知弗應之時矣。某方欲長此敬信。并欲使中州民人永知敬信。俎豆千秋。何敢出此謹告。

謝雨文

頃因陽亢。步禱修虔。神應如嚮。雨我大田。牲醴載陳。敬顏其額。昭示民人。咸知誠格。尙饗。

福豫廟告文

惟神秉義。天德成剛。威而不震。應則無方。惟敬是聚。丕顯其光。荷天之寵。庇我中央。翕河順軌。岸鞏苞桑。某心修潔。屢祝有慶。二月初吉。卜薦馨香。祈神昭格。錫福降康。雲淪萋萋。雨露瀼瀼。用播百穀。乃求千倉。神庥方大。民悅無疆。兩河利賴。永奉烝嘗。尙饗。

又

時維春仲。陽亢風恆。帝曰吁哉。修省惟誠。守土滋懼。虔告神明。龍德中正。順應和平。有淪萋萋。靈雨其零。芄芃者麥。澤澤者耕。民受厥福。帝心載甯。以報以祈。有體有牲。明禋似續。未艾方興。尙饗。

告河神文

惟神生而忠義。歿爲神明。明生於義。威德彌靈。神威不怒。河防奠甯。神德溥博。顯濟蒼生。六月陽亢。禾將無青。呼吸拯救。雨降苗興。萬姓咸悅。萬寶可成。爰將牲醴。用報神功。神功難報。永永抒誠。尙饗。

又

惟神威靈有赫。翕河允猶。源分天上。澤普中州。滋息萬物。稼穡盈疇。金堤鞏固。共慶安流。蒼生永賴。天子懷柔。壽民壽國。萬福來求。用陳牲醴。敬祝鴻庥。神其右之。永奉千秋。尙饗。

禱風

風乎風。與雨同功。胡飄而暴。不知所終。人心之怒。尙宜有度。風之怒兮。獨莫測其故。敬哉敬哉。無敢戲豫。咎我躬之集愆。惟黎民之可恕。風不鳴條。雨維澍。

謝雨

四月維夏。彌月不雨。農歎輟耕。吏不遑處。呼籲迫切。上達於天。豈曰聽卑。神聖通焉。靡神弗舉。靡感勿應。降此大澤。伊誰弗敬。爰萃其心。爰擇其壤。祇祇肅肅。昭哉合饗。旣謝湛恩。用祈美利。時雨時暘。調成歲事。

河南八蜡廟落成文

粵稽古帝。巍乎唐堯。耕田而食。穎粟方苞。四方順成。八蜡乃通。牲肥酒旨。典禮斯隆。丁巳之春。三輔不雨。帝曰會一。撫豫惟汝。戒懼星馳。民莫是求。帝心昭格。乃亦有秋。惟神之庥。惟眈之慶。受命如嚮。奈何不敬。

乃相厥址。度材孔良。有門有廡。噲噲其堂。黝堊丹漆。告成不日。爰秩其儀。爰卜其吉。既潔我羞。既香我黍。祀事孔明。殺核惟旅。仁以介祉。義以遠災。肅雨時降。蒙風不來。歲事聿豐。修我穀土。神人協和。樂此太古。

報賽文

於維蜡神。伊耆肇祀。載在禮經。義隆報始。穆穆我皇。重農貴粟。上下協和。中邦斂福。告成萬寶。昭哉神庥。勞民息物。祀事聿修。神之格思。以興嗣歲。十雨五風。孔時孔惠。小大稽首。脫屣升堂。獻豳擊鼓。共樂無疆。

巡撫河南給假焚黃文

惟我曾祖顯德後昌。曾孫受福。洊歷封疆。道經梓里。帝命來將。匪直牲醴。天寵是皇。九京之神。翩然來嘗。

又

惟我皇祖隱德是修。祖妣佐之。壺範思柔。俾昌而熾。詒厥孫謀。洊登九列。巡撫中州。載承後命。致祭園邱。潔牲酒醴。用申天庥。神其不昧。鑒我庶羞。

又

惟我顯考德潛而光。佑啓後人。聲振縹緲。洊登柏府。簡畀封疆。恭承帝命。修祀錦堂。爰陳酒醴。敬宣龍章。九原含笑。來格來嘗。

之任冬官告東章祖廟文

惟我始祖暨我先宗。積德於隱。爰發雲祊。小子藉蔭。晉佐冬卿。爰立厥廟。祫祭於烝。自今伊始。繼繼繩繩。

尙饗。

告三錫祠文

維曾祖妣創業垂庥。暨我祖妣隱德詒謀。皇考顯妣積盛光流。爰及小子。覬勉作求。廟成三錫。肆祀春秋。時當烝祭。冬卿晉卣。牲帛酒醴。虔備庶羞。紹庭上下。來格來遊。尙饗。

楊文定公祠告文

洪惟先生毓質醇明。知及仁守。用敬存誠。老學無倦。實政有聲。遠懷近悅。存順殛甯。三鱣故里。四聖遺經。斯文未墜。古道猶興。於神昭鑒。佑啓我後生。

健餘先生文集卷七

祭文

祭高安朱文端公文

嗚呼。乾坤間氣。崧嶽降神。積仁累世。篤生名臣。敷歷中外。富有日新。贊襄密勿。實維秉鈞。盛德豐功。臨淵集木。箕尾星沈。忽焉不祿。泰山其頽。心喪是慙。梁木其萎。百何能贖。於惟夫子。懋德懋功。望隆朝右。開誠布公。鎮撫兩浙。易俗移風。有政匪虎。有宅無鴻。入掌臺綱。弗務毛舉。鐵面冰心。不吐不如。旋陟銓衡。鴈行鷺序。允釐百工。股肱心膂。卯辰貢士。聯主禮闈。南金東箭。集於京畿。陽春白雪。罕嘆知希。用嘉丕績。遂拜黃扉。若作和羹。鹽梅旣戒。若濟巨川。舟楫是賴。佐治憲皇。允符夢賁。我后龍飛。地天交泰。時雍風動。直隸唐虞。調元贊化。人慶都兪。迺因夙疾。警蹕戒塗。聖主臨視。互古所無。已屆彌留。不忘忠愛。讜論訐謏。皋夔如再。遽爾騎鯨。邀恩親酌。贈典隆加。崇祀奕代。吁嗟夫子。生榮死哀。哲嗣鵲起。金馬銀臺。在天陟降。神遊八垓。光前裕後。丕業宏開。某列門牆。夙深仰止。三載銓曹。折衷夫子。十年外吏。惓懷靡已。忽驚凶問。音容莫企。重歎累欷。追憶訓詞。潛然出涕。情切淒其。肅將清醑。昭假在茲。誄詞敬奠。靈其鑒之。

祭吳文恪公文

嗚呼。天挺人豪。問世一出。文章擅百氏之宗。事業耀三台之職。其始也。生有自來。其歸也。終不爲卒。湖澗

降於蘇門。蚤川渟而嶽峯。迨立教於吳都。聿登壇而樹幟。實旣大而聲宏。學已績而芥拾。荷甲第之殊榮。冠仙班之奇特。持冰衡於緯武經文。普化雨於燕南冀北。洊歷六卿而庶事咸康。爲憲萬邦而旋司天秩。惟盛德簡在乎帝心。斯龍光從古而罕匹。方傳大業於千秋。胡隕列星於一日。嗚呼。以夫子之遇合。亦何負於名實。以夫子之壽考。亦何愧於升陟。以夫子之鳳雛蔚起。雁塔新題。亦何憾於作述。所可痛者。梁木忽忽其旣摧。多士皇皇而若失。甯第起萬姓之悲。實更灑一人之泣。某也不才。叨蒙扶植。識爨後之焦桐。脫坂前之服軼。等成我於生我。欲酬恩而罔極。膺繁劇已七年。違吾師之顏色。望函丈於繡幃。憶平生之侍側。庶含笑以翩來。譬弟子之酒食。

祭鄂太傅文

天眷有德。篤生輔弼。元首股肱。前起後軼。孰云罕傳。今逢其匹。惟太傅之挺生。秉甫申之昭質。旣純粹而清明。復剛方而正直。經文緯武。羣策胥入。其甄陶風虎雲龍。休光常依乎月日。悅君實者。極於婦女兒童。咏甘棠者。徧乎東西南北。此皆遐邇所習聞。賢愚所共識。生則流載道之碑。歿則照汗青之筆。惟私心之誠服。異恆情之沐德。憶出守於荆襄。值周召之方入。採輿論於兵民。假後生以顏色。親傳道脈之精微。明辨霸王於纖悉。相期政事胥本乎心源。未許功名自外於學術。自茲歷任淮海中州。每至夙夜常懷而靡及。嗣待罪於烏臺。近沙堤於咫尺。欲辨志而離經。屢升堂而侍側。講學從容。研心宥密。或徵顯於幽。或寓平於仄。或溯脈絡於淵源。或妙神奇於繩墨。或上下數千年得失之林。或考訂十五國異同之域。至於忘

象而忘言。不出惟精而惟一。緬元公之頭頭是道。豈其教必擇人。媿小子之拳拳服膺。未能得而弗失。卽今讀禮於聖廬。寤寐難忘於頃刻。嗚呼。人欽方召。正稽首而拜天子之萬年。我奉曾思。胡易簣而頽泰山於一息。羊曇之抱恨何窮。和靖之酬恩罔極。幸後起之賢明。永交情之不忒。澤潤物而必長。火傳薪而不熄。共努力於前途。矢同心而報國。庶陟降以來甯。等生芻蕘於芬苾。尙饗。

祭王雲卿文

嗚呼。物同類兮相感。人同類兮相傷。而況幼同學。長同年。如予之與兄兮。宜其出處存歿之不忘。胡爲先我而返真兮。徒令人撫今追昔而徬徨。原夫執經問難兮。比肩一堂。晦明晨夕兮。風雨聯牀。引筆千言兮。國士無雙。連翩直上兮。後先頡頏。班聯玉筍兮。桃李門牆。自古遭逢之巧而遇合之奇兮。未如余與兄之相當。乃兄則簞仕於中土兮。聲著循良。適借才於西秦兮。簡任邊疆。理繁而治劇兮。保障一方。聿展驥足於五馬兮。遽乘白雲而遊帝鄉。嗚呼。德星隕兮無光。玉樹顛兮不芳。鍾期逝兮流水長。子敬去兮琴聲亡。每長慟於西州兮。空抱恨於中郎。搔首而問天兮。悲塵世之滄桑。陳生芻而致薦兮。奉桂酒與椒漿。望燕臺而長號兮。猶彷彿乎兄之軒昂。尙饗。

祭劉古衡文

君之孝友諒哉。君之意氣壯哉。君之時命窮哉。君之病逝恫哉。嗚呼尙饗。

祭劉今衡文

少時知我三尺焦桐。壯時許我萬里長風。歸時先我九原堂封。嗚呼已矣。君子曰終。尙饗。

祭張篤生文

我少子壯。知我文章。我貧子富。奉我高堂。我貴子賤。遠我封疆。我生子死。俾我徬徨。嗚呼尙饗。

祭刁方伯暨元配張夫人冢子鑑齋文

嗚呼。萬物姓姓。變化靡因。塚壘疊兮。徒見宿草之青燐。惟夫有道君子。女士淑人。生有自來。歿歸其真。雖血氣官骸。不能不隨陰陽爲聚散。而聰明正直之精爽。實不與夢幻泡影而消沈。緬惟姻丈。處則高鄉評。於月旦。出則稱有腳之陽春。迄今過秦淮白下。莫不戴之如父母。頌之爲神君。矧夫兩假赤幘。四居方伯。徧三吳兩浙。豫章荆楚中州南粵間。甘棠到處皆成陰。胡天不弔。大星旣隕於天涯。婺星旋掩於梓里。名媛與名臣並謝。誰嗣徽音。徒令望風慕義之士。感恩戴德之倫。憶大夫之素絲絁絨。則思縞衣綦巾。憶廉吏之飲冰茹檠。則思潤藻溪蘋。憶臨民之莊洴以禮。則思舉案如賓。憶在公之夙夜匪懈。則思戒旦克勤。嗚呼。攜手齊眉。或向夜臺以偕老。爲裘學治。甯隨地下以修文。父兮母兮。踵相接而卽世。天也命也。子何往而尋親。豈其大業之餘。未容繼志而述事。抑亦冢嗣之外。尙多三薛與八荀。獨是長才未展。壯志猶湮。遐邇聞之。望哲人之裕後者。疇不悲譽髦之沈淪。況在某也。情聯羣紀。誼結朱陳。南北東西。歎親知之契闊。盛衰榮落。感變故之紛紜。門無長者之車。典型安在。嶽有夫人之號。懿範奚存。縣縣葛藟。已離披而莫屬。丁丁伐木。亦杳渺其無聞。此雖過西門之舊路。聽鄰笛之新聲。何足以形其悼怛。而喻其酸辛也哉。爰

將桂酒。更備蘭薰。幽明異迹。嗜好同歆。翩然陟降。鑒此慇懃。

祭陳母潘太淑人文

維太淑人。既四德之咸備。用五福之綏成。其生長於花縣也。夙嫺姆教。其于歸於太邱也。早戒雞鳴。厭厭良人。爲王朝之禦侮。振振公子。俱公侯之干城。人羨滿牀之簪笏。家餘繞膝之啼嚶。後祿無疆。宜並仙儔。於阿母享年未百。胡歸天上之嫺星。嗚呼。弱草輕塵。人孰能以無死。石光電火。疇駐景以長生。但使九原而含笑。如享千歲之遐齡。惟太淑人子也。桂茂孫也。蘭英伯也。脫朝衫而歸養。效萊舞於萱庭。季也擁旌旄於江漢。懷數萬之甲兵。定省多人。眞頤指而氣使。龍光疊荷。更垂裕而揚名。保康甯於大耋。考終命而遐升。可謂生有餘慶。沒有餘榮。復何恨於白雲之不返。青鳥之高騰。某叨戚誼。久慕五常之令範。同方共事。尤託白眉以偕行。幸太君之全福。逍遙鶴駕於長冥。悼令子之陟屺。望風悲木而涕零。白馬素車。未與親朋之弔哭。椒漿桂酒。遙向恆陽而薦馨。特表微忱於寸穎。匪同薤露之恆情。惟仙靈之不昧。鑒小子之丹誠。

祭張母白太恭人文

於維恭人。慈惠溫良。以燕翼子。五鳳頡頏。健翮高鶩。季子名揚。洊歷觀察。疊荷龍章。年逾古稀。子姓成行。然且身先儉樸。勤紡績於敬姜。聞之恭則必壽。胡然星火沈光。世稱德福咸備。在恭人其何傷。維我目瞿。心瞿。初免三年之喪。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受介福於王母。撫柩捲而彷徨。悼仇儀之不再。嗟曹範之云亡。

誅言以摠誠惻。桂醕庶幾來嘗。

七虞先太夫人文

哀哀我母。生我劬勞。五十四載。以養以教。相依爲命。胡忍輕拋。言念母德。一字一號。德在事親。竭力良難。高堂四老。左右承歡。曰女爲子。曰婦爲男。生養死葬。毫髮無愆。德在課兒。恩勤備至。孩提三遷。稍長勵志。午夜淒涼。寒氈凜栗。攻苦多年。甫獲登第。德在京師。天曹粉署。清要其名。俸廉有數。菽水怡顏。制節謹度。冠蓋往來。以鄰不富。德在襄荆。懿蹟尤彰。災彌水火。逐疫驅蝗。軍民和協。老少安康。峴山並峙。賢母名堂。德在揚州。風移俗易。勸好作歌。懸魚卻餽。慈惠而恭。不受慶譽。商民口碑。吳楚無異。德在中州。遊梁孟母。士仰其儀。民歸其厚。歲逢大祲。疾如疾首。籌畫多方。艱食亦飽。兵民子來。千里爲壽。御家之德。寬而有辨。制事之德。明而能斷。敬誠之德。鬼神胥鑒。施濟之德。遐邇如願。明明天子。煌煌御書。豐貂華袞。屢賁門閭。巍巍鉅公。表表名儒。登堂獻頌。拜候起居。於戲昭哉。令德難肖。允矣母賢。孰云子孝。反哺無幾。罔極莫報。瞻仰昊天。竟違色笑。問視依然。兒孫繞幃。式飲式食。在前在上。陟降厥家。庶無他往。母兮母兮。伏惟尙饗。

健餘先生文集卷八

傳誌墓表碑銘

杜荊山傳

杜荊山名汝礪。博野人也。少聰穎。於羣兒中。獨兩目炯炯。瞻視異常。性嗜學。尤攻帖括體。年弱冠。補博士弟子。是時劉古衡及弟今衡徐範茲。俱有雋才。而荊山稍長。日同研席。夜篝燈佐讀。每論文至夜分。興益豪。聲益朗。同儕輩竊聽之。每咋舌而去。丙戌歲。京畿學使梅月川先生。校士保陽。拔置博野第一。因延入署。分閱試卷。時人以爲榮。甲午秋。以尙書中舉人。毫不色喜。衣冠仍布素。傳聞閭里。鄉人入城者。見其狀貌。咸指目之曰。此杜君荊山也。四上春官。皆下第。同輩無不代爲扼腕。謂文如荊山。不遇乃可言命也。初予與荊山。以鄉城間隔。落落若不相知。因與今衡同年補博士弟子。相知最深。每議論間。輒及荊山。余心志之。迨庚寅歲。今衡與余並清苑王雲卿。祁州刁紹武。結社爲文。懽如魚水。忌之者以四才子名嘲之。而遠近聞風興起者。亦復不少。荊山雖志高氣傲。聞之亦贊羨不已。今衡曰。是吾道中人。因招致同社。古衡以雄才偉量。更後先調護其中。而諸人之交遂合。自庚寅至癸卯十四年間。每訂晤期。雖風雨寒暑。未嘗有阻。共學之專。亦時人所罕見者。念今衡以辛卯早登賢書。余與雲卿同年成進士。古衡亦選貢成均。紹武雖風塵未偶。志氣猶未可量。獨荊山文名早著。而有才無命。以癸卯臘月十六日。卒於家。說者謂其下

第後鬱氣成疾遂致暴死然以荆山之儉約自甘不慕榮利久已人皆信之矣余何敢以爲然也

李孝廉傳

李孝廉名繼渤字濬公祁州人性嚴凝篤於內行父患末疾瘖不能言侍奉牀褥以意忖度而飲食起居皆當其可凡十閱月志養不衰以康熙己卯科舉順天鄉試宗族鄉黨皆稱其克繩祖武祖珍故前己卯舉人也孝廉樂志邱園澹於仕進雍正四年部檄敦趣就除縣令當是時揀發各省輒有不次之擢州牧屢行勸駕孝廉無以辭也一謁銓選而歸杜門家居以時開卷用自怡悅飲酒養花尤多詩菊庭宇間澹如也絕不與聞外事當道高其行表其閭曰不愧孝廉見者歎爲知言卒年六十有六子種謨邑庠生贊曰余爲諸生時館於祁之南鄙爲子嘉銓議昏率以吾家貧止之孝廉故州里巨室獨欣然妻以季女且曰與國士締姻何患於貧泊余鎮撫河南建節過祁人或服孝廉之藻鑑抑末矣烏虜介如石焉必先識微豈獨以肥遯爲高耶

刁紹武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刁氏名顯祖字紹武保定府祁州人故文孝先生贈通奉大夫諱包之孫贈通奉大夫諱再濂之季子也生有奇質警悟絕人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每下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詩古文辭一時名宿以才勝者遜其淹雅以學勝者畏其精英遇事敢言敢爲不阻於難亦不惑於衆年逾三十猶落落鮮知交友于兄弟外與王雲卿奎劉今衡克一異姓同聲余時方弱冠受知於三君子最深因得追隨切磋其間而四

友之名遂著。家貧俱以舌耕。館地相距。動踰數十里。每訂社期。雖風雨雪霜。無爽約。至則握手言歡。或賦詩見志。或論古今人事得失。激昂慷慨。氣薄雲天。往往至通宵不寐。余與王劉二子。時唯唯聽受。先生則興益豪。卒無倦色。如是者十有餘年。嗣余與雲卿同年成進士。筮仕各方。今衡以孝廉應揀選。出宰粵西。先生亦隨仲兄方伯公。歷任吳楚。所至有聲。雖理繁治劇。多所贊勳。而種學積文。不荒而殖。遂以己酉科獲雋於鄉。壬子科同考山東。得士或稱譽髦。說者謂先生懷才未試。此亦遭時報國之一端云。晚尤嗜易。沈潛反覆。獨有神契。凡有所得。卽附錄於文孝先生易酌之後。余方深幸先生不以文章意氣爲可喜。可恃之業。老而能悔。悔而不吝。是欲寡過。以晚蓋其曠邁之才。所就固未可量也。胡乃韋編屢絕。皋比方開。遽爾易簣長往矣。豈不悲哉。卒年六十有五。時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娶徐孺人。繼劉孺人。俱早逝。繼韓孺人。子二。長鎰。乙卯科舉人。次銓。戊午科舉人。與先生同月卒。初先生喜談諧。人或目爲輕世肆志。然耳其言。必依於道。匪徒儆淳于方朔之滑稽者。又敦內行。篤友誼。蓋其詒謀所自深且遠矣。先生旣歿之三年。將卜葬於祖塋。其子鎰泣謂余曰。先君子名彰而實隱。遜而無悶。非公孰闡其幽者。余文不足志。而義不容辭。乃爲敍結契之深情。述問學之大致。而銘之。銘曰。

才何豐。遇何嗇。老不倦勤。潛心十翼。知命知天。聿先生之得力。有闕其宮。幽光不息。

西隆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余同里同學友西隆州知州劉君。仕途契闊。十有四年。乃得相見於燕臺旅舍。握手道平生甚歡。旣又甚

悲。蓋傷同人王雲卿之不可復作也。相聚月餘。君之粵西新任。余亦陳情旋里。哭弔紹武於祁州。不數月。而西隆牧報故之疏。忽見於邸抄矣。時乾隆五年十月也。余旣爲位哭之。作詩六章。以招其魂。越明年。旅櫬始歸。余迎哭於郭外。又明年。將告窆。其子廷翰泣而謂余曰。吾父夙懷大業。以敬公而歿於邊。知吾父者。莫如先生。不得銘無以慰幽。乃序而銘之。君諱克一。字今衡。世居博野。父瑛。倜儻有奇氣。名於庠。母徐氏。婉而知禮。生子二。君居次。君生而穎異。眉睫之間。英光炯炯逼人。十一歲。能文。善書法。尤工大字。甫弱冠。府試第一。遂補弟子員。時余與君並應童子試。每避其鋒。辛卯。登賢書。君遂銳意進取。不以家食自甘矣。入古今圖書集成館。事竣議敘。旋應揀選。得柳州府融縣令。再任富川。調繁臨桂。歷三縣。精勤益著。上官嘉其能。擢遷西隆。到任五日。疾作。赴省就醫。未至泗城。遂於乾隆五年閏六月二十八日。卒於邈里站。年五十二。方君之未通籍也。才氣高邁。不諧於俗。獨與兄貫一。璫篋同聲。異姓交則二三知己外。落落無羣。初洊融。卽詳革巡檢。至互揭落職。事白復原官。余嘗寄書以游刃之技。善刀而藏爲貴。嗣晤於都。覘其氣度從容以和。與論道輒驚喜。詢其政。則富川之焚欠冊。臨桂之焚頌揭。惠而且謙。所養可知。抑聞赴西隆任時。瘴氣正厲。親知暨各憲。俱以稍需爲言。君慨然曰。一念爲官。一念爲身。奈地方何。卽日領數僕。帶劍挾弓矢。兼程趨往。遂至不祿。嗚呼。男兒志在四方。君素以古人效命疆場。奉使絕域。爲須眉事。終能慷慨急公。致身不顧。忠耶。勇耶。豈不超出尋常萬萬耶。余獨悲夫總角舊遊。以文相尙。方欲講求正學。晚蓋才名。偕歸於道。而雲卿紹武相繼云亡。志氣如君。又復奄然長逝矣。追維旣往。瞻念將來。徬徨四顧。謂之

何哉。君配王宜人子二。長元簡。先卒。次卽廷翰。醇謹文明。能述父業。以乾隆七年某月某日。葬於博野縣西南祖塋。銘曰。

丈夫官至刺史。自昔有言。可謂榮矣。疇閱其潛。孰傷其否。才浮於位。未衰而死。伊誰爲之。天平命耳。藏厥先原。永緝熙於後起。

顏習齋先生墓表

先生卒於康熙甲申九月之二日。葬於十二月之六日。距今四十年矣。族子門人。謀立碑碣表其墓。來告於余。以余曾傳先生行略。續入北學編也。予惟先生之學。敦實修而章禮教。其所行皆其所志。其所著非其所樂。迹其生平遭遇。無非患難貧窮抑塞拂亂之境。而行彌苦。守彌堅。德彌劭。遂卓然特立於世。遠人亡。經殘教弛之餘。獨行其是而不悔。始予垂髫。每聞鄉里間語及先生。輒有顏聖人之目。而學者則或笑或訕。或怒加詆毀。殊不解其所以。嗣先生與王業師會於塾。予從旁諦視。則貌古言莊。論議古今事。雖毫無假借。而心氣自平。因私問於師曰。顏先生有何遺行。而學者嫉之若此。其甚也。師云。昔惡無禮。今惡有禮。江河日下。小子安知。予時稚昧。未喻師言之慷慨而深切也。以今觀之。信然矣。泛泛悠悠。淪淪訛訛。隨波逐臭。視禮若讐。雷同成俗。疇寤其非。如先生者。獨勇於自克。跬步必謹。處蓬華之中。而舉念不忘乎天下。蜀之日也。越之雪也。羣吠所怪。不亦宜乎。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亂於異端。更壞於俗學。不務忠信崇禮。率三物以教民。而欲儒爲眞儒。治臻古治。是航斷港絕潢。望至於海。必無朝宗之一日矣。此先生四存

編所爲不得已。垂涕泣而道之者也。或曰：先生敦善行而不忘，胡艱於遇？又艱於嗣，豈君子之澤不必五世乎？曰：是數也，不足道。道其正，則先生歿後數十年來，海內英才有聞其名而生慕者，有讀其書，小試其經濟而輒效者，則禮教之不泯，卽道脈之常縣，較之子姓蕃衍於鄉曲而寂寞無聞者，其爲輕重短長何如哉？先生諱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其世次行狀及所著書，詳載門人李塨所編年譜。鍾鏡所輯言行錄中不再述。

東山公墓表

公諱昂，字東山，姓蘇氏。余外舅也。性穎悟，敏於爲文。郡縣屢試前茅，卒不遇。研精數學，有知人鑑，擇壻少許，可見余應童子試而器之，遂定婚。或以余少孤且貧爲言，公曰：尹生文筆鳴鳳，真國士也。他日必爲名卿，何憂貧賤哉？余年十六而隸府庠，踰歲親迎，每相見必勸以大業，而余五試京兆不第，歲試且遭坎壈，動爲鄉人所訕笑。公獨慨然慰藉曰：以吾壻之文之學而不偶，時未至耳。過三十必壯行。庚子其登賢書矣，已而果然。越三載而公卒。丁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春秋五十有二，踰歲余成進士，十有四載，洊歷封疆，尋登卿貳，而公已不及見。嗚呼！悽矣！爲置祭田十畝於墓所，俾公冢子文麟主之。夙辱國士之知，而立德立功，有志未逮，愧負何如哉？公配石氏，繼室李氏。子二：文麟、邑庠生玉麟。業儒。女子子一，歸於我封夫人。乾隆十二年，余督學江蘇，而夫人偕公孫耀祖至使院，言及往事，依依如昨。因爲文以表之，使碣其墓。

蘇氏祠堂碑

祠堂之建。在北方絕少。卽士夫及素封家。居室維新。隆樓相望。不思庀數椽以祀其先人。而寒族無問已。吾博蘇氏。自前明永樂迄今。未聞起家膺仕。其九世孫揚。年八十。故貧甚。創建祠堂。爲敬宗收族計。初以祖塋枯樹所出千錢爲舉本。經營灌輸。交族子作標。謹出納。絲毫不宿於家。十有年所。積錢十七萬有奇。喟然太息曰。以觀厥成。猶難。雖然。吾老矣。將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於是族人咸感奮。糾衆擎以舉事。而作標任其重者。遂告訖功。廟三楹。門南向。繚以周垣。朔望歲時。合族殷薦。周而復始。規撫秩然可觀矣。妻弟文麟。乞言於予。予嘉其設誠致行。當於禮而可風也。謹條蘇氏所自來。與其里居世系。顯聞於鄉黨者。綴以詩曰。

蘇氏遷地。自小興州。爰居博野。城西莊頭。維始祖妣。二子偕遊。曾孫大有。力穡服疇。教子致富。誼著同袍。三支共爨。五世無尤。緜緜繼起。戶庭則悠。東西二門。髦士優優。鳴珂鄉舉。孝廉允修。甘石廬墓。篤行誼謀。與公穎悟。神童寡儔。愼公濟衆。長者可求。曰惟中支。隱德孔幽。動雲重義。積厚光流。東山有子。擇壻作述。相予憲邦。夫人思柔。珊珊冠帔。歸薦庶羞。是用遂歌。芳徽永留。

吳氏支祠碑

易卦萃渙。皆有廟義。謂廟以聚祖考已散之精神。而使之有所託也。祭義曰。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故廟制必備。古者大夫得建三廟。適士二。官師一。凡以春露秋霜。盡物盡志。於是乎在。故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所以追養繼志。而孝弟之所歸也。制安可不崇。而修葺安可不以時哉。余幼孤。先太夫人苦節訓誨。以尊祖敬宗爲本。迨通籍。以之立教。遇有敦行不怠者。必器重之。維揚職方吳君濂。祖貫歙州。自唐左臺御史少微公居休甯。至宋宣議光公。遷歙之溪南。遂爲著族。子姓蕃衍。支分派別。職方本支。則爲溪南之前街。其祠在村之西南。建自前明嘉靖二年。日久漸圯。職方捐資鳩工。獨力鼎新。工始乾隆丙寅春。至丁卯夏告成。垣墉暨茨。次第翼翼。堂基門廡。輪奐巍然。記所謂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非耶。余由郡守至巡鹺。三遷不出廣陵。故於職方知之最悉。今復視學江蘇。方日以聖經賢傳訓迪諸生。庶幾興孝興弟。以仰答聖明。無忘慈訓。而職方適以碑文請。遂欣然爲篆其事。嗚呼。水源木本。發祥所自。苟非仁人孝子。敦本務實。鮮能知廟祭之重。修廢舉墜。竭誠而力行之。觀乎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六有齋銘

乾隆二年秋七月八日。特賜河南巡撫臣尹會一御製樂善堂全集。擬尹和靖六有齋記。於是乎在。伏讀之下。仰見聖學高深。發先儒之覆。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至切至要。臣雖魯愚。躬逢盛美。敢不勉強。似續古人。謹拜手稽首而銘於齋曰。

有教有法。言動勿狎。有爲有得。宵晝維則。有養有存。瞬息克敦。橫渠爲楷。和靖名齋。惟皇作極。錫臣是式。念哉敬哉。訓行定性哉。

孝友堂銘并敘

文武以資國用。孝友以肇家祥。叔世判爲殊途。而興朝郅治。必合言之。以明受祉之有本。與至德之不可離。如六月之詩。可以觀矣。其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美其能奏膚公。以佐天子也。而終之以張仲孝友。千載而下。猶想見其飲御諸友。賢才相得之雅。厥旨微矣。予不敏。有忝家吉甫風。敷歷中外。謬膺憲邦之寄。侍養里門。頻叨錫命。幸得友如張仲。申以嫺好。爲燕喜之光。則鄭君積厚其人也。君爲嶧縣公之中子。洛陽公之同懷弟。宅故有堂。觀察浦公攝尹吾博時。題額曰孝友。嶧縣公蓋允蹈之。君復繼承先志。禋躬自淑。人無間言。以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得旨賜六品章服。備召用。詳具事實。真能世其家矣。且夫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仕宦之日。門庭赫烜。爲里鄰所豔稱。或不再傳。而業中落。或舊止僅存。而前修已渺。坊者亦爲增感。曷可勝道。登君之堂。獨見大書在上。歷久彌新。豈非君之素履。無忝所生。能守此堂。而名與實相稱也哉。君年逾六十。教子若孫。敦仁崇禮。尤欲家風之永承於勿替也。爲作銘曰。

翼翼肯堂。名聞南鄭。孝友垂模。承家有慶。書帶依然。克蕃克盛。囂塵不染。是除是屏。陶菊周蓮。爰清爰靜。左圖右書。可歌可詠。誰其尸之。孝廉方正。何以守之。銘心自靖。力挽頽風。勿情其性。雍肅相將。內外有政。一堂濟美。流光子姓。繼繼繩繩。彝訓聰聽。

健餘先生文集卷九

題跋

擬近思錄題辭

維子朱子。編錄近思。周張二程。要言在茲。義理精微。示以把握。東萊同志。寒泉商榷。首明道體。性之本原。先知綱領。庶絕畔援。德性既尊。乃道問學。究其太凡。效彼先覺。君子爲學。必先致知。六經諸史。循序治之。存養全功。知行之地。列乎其間。厥有深意。力行云何。克治爲先。遷善改過。士則希賢。能正其身。勿惰勿傲。克篤恩義。家人之道。家道旣成。可以服官。出處是審。義命相安。出則事君。干祿豈弟。求厥指歸。須明治體。禮樂刑罰。措正施行。治法大備。王道之成。奉職臨民。是曰政事。濟人愛物。慎終如始。或不得志。處亦悠哉。教學相長。樂育英才。修己治人。積久易懈。私僞潛萌。常存警戒。學當已至。必辨異端。毫釐千里。不惑良難。堅緒茫茫。尋其原委。上觀聖賢。爰附諸子。於乎志士。毋或憚勞。自近及遠。自卑升高。厭飫優柔。玩其名義。敬受此書。無爲自棄。

題隆中草廬

漢鼎沸。羣逐鹿。廬中人。靜無欲。臥龍一飛。井澤受福。何如此間。神完性足。

諸葛武侯像贊

羽扇耶。綸巾耶。形或可貌。澹泊耶。甯靜耶。神不可肖。誰其似之。非管非樂。嗚呼。漢室有宗臣。肅清宮廟。此間有臥龍。惟聞吟嘯。

襄陽自題小照

年四十。祿二千。貌不癯。刀未堅。人皆予之所好。孰窺予之所偏。信氣質之難化。知問學之爲先。七尺昂藏。誰不朽。須從正脈挺仔肩。莫憑優孟。僅肖衣冠。

題己山太史小照

頎然而長。粹然而善。靜葆其神。隨寓何羨。秋入桐陰。風來水面。活潑潑地。爾遊伴。非佛非仙。可潛可見。題襄陽府堂額。

余守襄五載。調補維揚。歷數從前。愧無治狀。緬惟愷悌之風。是余所勉。亦襄人所樂也。將行。用告後之君子。題曰。強教說安。

題贈牧雲

牧雲顧子。韜光樂志。身將隱矣。僦居樊城。雖湫隘囂塵。不異鹿門也。爲大隱。爲小隱。疇能知之。爲題額曰。城市山林。

題集益軒

襄陽。古名區也。山川之勝。蒼舊之多。甲於三楚。而當今隱君子。落落泉石間。散而不聚。恐後生輩。學無觀。

摩不殖天將落也。陳生恢緒。有子能學。將聚直諒多聞之友。敬業一堂。聿觀厥成。而斯軒以作。因名之曰集益。是陳生之志也。

題求可堂

余以壬子夏五。自襄陽移守維揚。今癸丑五月。復奉命簡司淮。鱗治郡適屆期月。而求所謂可焉者。未逮也。低徊堂中。書以誌愧。然幸同處是邦。猶冀後之君子。由可而觀厥成云。

兩淮題額

都運無方。因時有道。以節爲愛。乃植其基。顏曰制節謹度。

又

地繁政拙。倒屣不遑。乃所樂聞。善言已過。顏曰樂善齋。

又

有疑必諮。有知必告。思無越畔。藉我良朋。顏曰集益軒。

題范文正公祠

余讀義田記。願學公之爲人。讀文集序。願學公之爲文。讀神道碑。願學公之爲臣。鎮撫河南。遂請以公後裔。世襲博士。今復視學江蘇。頒發秀才樣子。以公言行爲軌。遐不謂矣。情深仰止。題曰吾師如在。

題雉水書院講堂

趙君治如皋。未及期月而雉水書院規模已就。設誠致行。將以觀人文之化成焉。學於斯者。務實勝以戒浮華。是賢宰之心也。爲之題曰立誠居業。

題江甯試院

文武同官於茲萃處。不流不倚。協恭乃可以育才也。題曰和衷造士。

題思貽齋

記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其道甚大。終身由之不盡也。耿生莪占。見先太夫人年譜。顏其齋曰思貽。所感深矣。因爲手書。用嘉其志。還自勸云。

題黃玉圃先生歸夢圖

曩余有粵東之役。以母老陳情。得調中州迎養。適玉圃先生爲監司。前輩同官。多所匡正。事君事親之道。尤切究而力行之。太夫人年屆九十。爲當代人瑞。時留京邸。余奉母命爲文。遙相稱祝。以紀德門之盛。并慰孝子之心。己未春。先生以將母來諗。余既許其代達矣。先生歸思逾切。至形諸夢。旣而中州大水。自夏徂秋。民無甯居。先生助余多方拯救。甫竣事。而余奉內召。旋歸里門侍養。先生則已抱終天之恨矣。夫四牡作歌。杞山盡瘁。自古有之。其懷歸者情也。未敢言歸者義也。可以言歸而不獲歸者天也。低徊往事。余罪奚辭。今先生臥病江城。復淹歲月矣。望松楸而不見。孰爲爲之。披斯圖也。余知先生又匪直風木興悲已也。

題六有園圖

家和靖嘗取橫渠先生六有之言以名其齋。所以宅心也。余每榜諸所居以志不忘。今筠園自名其園。亦曰六有。其借園以博趣乎。抑因園以會心乎。君與吾家百里而近。又幸同官。各有其有。則共安其宅。園也齋也。樂且無荒矣。

書林公墓誌後

丙戌歲林公惕若出守保陽。時某年十有五。以應童子府考受知。覆試三四。凡所爲文皆親加點定。預決爲國士。適吳位子先生在幕。亦加贊賞。公命從學焉。比年以來。業不加進。重蒙特達之知。皆公甄陶所至。未及寸報。而九原不可復作。讀墓誌不覺淚泫然下也。雍正二年四月廿六日識。

書和陶集後

詩之有靖節。是無絃之琴也。和者徒以聲調求之。鮮有不失其真者。誠如茹子之云也。第真亦不同。清超澹遠真也。慷慨激昂亦真也。余讀鈞陶倪公飲酒二十首。知爲清超澹遠之音。非有真性情者不能爲此。讀雜詩十二首。知爲慷慨激昂之作。非有真經濟者不能爲此。此中有真意。卽以陶贈和陶者一言蔽之矣。夫詩以言志。偶流露於飲酒讀漢書時者。乃公之真性情真經濟也。自茲以往。性情經濟且流露於吾博士民上下之間。乃益信公之全體皆真詩矣。和陶云乎哉。

又

余讀昭明選詩。自漢迄齊梁。甚具獨怪陶詩。僅得數篇。且摘飲酒之二首。附於雜詩。何荒略也。豈性不嗜酒。并不嗜飲酒之詩。遂槩等諸閑情一賦乎。鈞陶倪公。非以銜杯爲高致者。遇飲酒時言飲酒。遇讀陶時言和陶。猶今遇治博時。且言治博而已。若謂陶先生不爲五斗折腰。而公猶似乎爲貧而仕者。小兒何知。則又不獨一蕭統矣。

又

或謂讀漢書有感。亦可以和陶乎。余曰。是倪公自發其經濟耳。於陶何與。且卽以陶論。昌黎謂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今公之心。其亦有不平乎。此雜詩十二首。所以借陶韻而作也。嘗讀之再四。意切而言婉。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蓋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矣。使太史探風而陳之。無俾漢武故事。復見於後。和陶之詩。其利溥哉。

書小稱集後

余少嗜爲文。而簞仕苦蚤。比年鞅掌簿書。志不逮矣。時猶見獵者而心喜焉。荆揚故吳楚名邦。才士之能文者不少。然或攻於時藝。或熟於排比聲律之作。至古學則難言之。每以爲憾。又竊意作者必有其人。劉生耕南。真其人矣。余往返蘇門。於舟中讀其小稱集。甫展卷。驚其奇宕。細按之。則大義微言。不爽毫髮。意者因文見道。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與。惜余精力就衰。不能與劉生共相底厲矣。尙其偕吾子而進於大道乎。余曰望之。

書夏調元傳後

楊文定公爲夏調元先生作鄉賢傳。條列翔實。而悼其未竟厥施。公於是時被議留滇。越五載。以大宗伯攝司成。遂舉先生令子宗瀾爲國子監丞。贈先生如其官。君子謂先生有子。能象賢也。先生有朋。能薦賢也。使先生而在。豈其終老於邱園哉。嗚呼。古道交邈矣。難追紛紛輕薄。固無足數。卽或顧念良朋。慨焉歎息。而權力所及。徒增婢阿。一死一生。又奚問焉。文定公獨拳拳故友。俾身後得與榮施。所謂士信於知己者。非邪。余感其事。附記傳後。以諗世之乘車戴笠。而昧我黻子佩之義者。

健餘先生文集卷十

雜著

書岳鄂王改諡忠武事

宋岳少保以忠死。諡忠愍。中更武穆。後追封鄂王。改諡忠武。然至今稱武穆者獨多。余同年友蔣行人祝遂言曰。稱武穆。非所以妥王靈也。初高淳張進士自超自言。嘗夢入王廟。王禮之。告以生平盡忠宋室。至死不悔。宋嗣皇業。改諡忠武。而世俗仍稱武穆。豈吾心哉。言訖寤。心異焉。嗣應浙撫徐公聘。主敷文書院。適書院落成。徐公將伐石以紀王之守墓人。不謹。或竊碑石剝削來售。忠武字隱隱石間。見之心動。憶曩時夢中語。言於徐公。還其石。越十五年。祝假歸。制府李公亦延主敷文書院。時相國高安師纂歷代名臣傳。寄制府開雕。知王之改諡忠武。屬考敕文年月。志愼也。制府語祝。詳爲訂正。祝倩人詣王廟。覓改諡碑記。不可得。乃齋三日。親謁廟檢碑記。歷二十有奇。至後殿。豐碑猶在。字迹可識。是爲宋理宗寶慶元年五月二日。賜王改諡忠武敕。蓋取危身奉上之實。采克定禍亂之文。合前兩諡爲制。明王鳳洲先生所立石也。遂據此入傳報相國。然則王非終諡武穆。可衆著無疑矣。某聞行人言肅然。夫王之忠。固不待以諡顯。雖然。諡則惡可不正。嘗讀本傳。宋高宗手書精忠岳某。製旗賜王。後被檜誣。王裂裳以背示何鑄。有盡忠報國字。深入膚理。傳爲太夫人刺。王之忠根於天性。而又奉君親之命。自靖自獻。死生以之。後世舍其大

而稱其細何哉。蓋忠武之諡不見諸本傳。而見於理宗本紀。故傳之者少。鳳洲立石於前。吾友校勘於後。大行受大名。忠武之諡。照耀千古矣。余又懼夫見名臣傳者或寡也。書其事。梓以傳之。敬詳厥諡。蓋神所憑依。亦以勵臣節云。

博陵社約說

吾博彫敝久矣。伊於胡底。識者有隱憂焉。振興蓋難耳。惟幸士瘠而多向義。厥心之臧。或庶幾乎。及是時聚。則猶可爲也。散則不可爲也。比而合之。其道尙容緩歟。昔藍田呂氏鄉約有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行罰。不悛者絕之。朱子因其節目而加增損。平實詳悉。迄今可約舉而行也。同志之士。覽觀而有合焉。將比類以成風。萃在茲。豐亦在茲矣。正德厚生。從帝之欲。其爲休美。較之沃土。何如哉。願與諸君子共勉之。會期每月一次。齊集不得過午。言歡不得卜夜。食品以五簋爲常。人多或加四盤。諸從儉約。惟是威儀之攝。長幼之序。則善過所關。不容脫略也。

健餘堂訓詞

丙寅十月。之任冬官。命子啓銓攝祭承家。作此訓之。以昭法守。

堂構在茲。恆規有定。務其大者。惟爾聰聽。寢廟旣成。爰清爰靜。虔修祀事。念哉公姓。右敬修家廟。詩書。御賜承家。欽哉積慶。傳經世守。勸哉畏聖。止所勿遷。勿猥勿并。私假匪禮。尙友彌性。右謹守詩書。

言思忠信。行思篤敬。入孝出弟。強恕自靖。慎爾交遊。三益就正。謹身寡過。無忘提命。

右懷處身世。

廣西鄉試策問 第二道

問。理學之統。肇自唐虞。禹湯文武。先後同揆。孔子祖述憲章。師表萬世。顏曾冉閔。具其體。子思孟子。衍其傳。炳然若日月之經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自漢迄唐。縣縣延延。名儒間出。同異互譏。純疵相雜。至宋大儒繼起。別白黑而定一尊。然後學者得所依歸。咸無異議。夫周子標主靜立極之說。程子諄諄於主敬主一。張子作西銘。推理一分殊。而功極於無忝匪懈。其學之同歸一致。可得而深悉歟。朱子知行並進。涵養踐履兼至。以底於深純。實於中庸所謂尊德性道問學者。無所偏廢矣。而或謂朱子道問學之意多。陸子靜尊德性之意多。抑又何歟。諸儒若尹和靖之篤行。陳北溪之力行。魏了翁之窮探邃密。不可謂非見道者。其師友之淵源。得力之淺深。有可切指者歟。多士其具陳所見以對。

廣西鄉試策問 第四道

問。古者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至於文藝之長。恐難以定其器識。然自科舉取士以來。名公碩士。率出其中。宋儒又謂聖賢豪傑。不免科舉。則養以學校。課以詩書。科試之時。即可因其言以知其人。歟。且百行莫先於孝。四維必繫以廉。二者固其大端矣。而蘇文忠以割股廬墓。敝車羸馬爲譏議。何耶。將事親行己。自有當盡之實。必明理蹈道者。斯能以實學實行。維持風教與。夫士者。民之首也。天下者。民之積也。羣萃者。每相視倣。野處者。不乏秀良。修行者。乃可以化鄉人。務實者。乃可以昭善俗。今欲士盡醇修。

民皆古處。矯僞不作。渾樸成風。誠何道而可。多士學爲聖賢。其悉陳之。

河南武鄉試策問

問。古傳兵法甚多。而用之各異。或相似而相違。或相違而相濟。當知其本。李靖謂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質諸孟子。仁者無敵之說。果有當與。行仁之要。不外於敬。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敬之謂也。洵戰則必克之道與。乃曾子又云。戰陣無勇。非孝也。夫能無當之謂勇。豈其有殊指與。世之談兵者。皆祖太公。其告武王則曰。敬勝怠者吉。非有得於心。以爲鷹揚之本與。昔人謂吳起之書。幾乎正。孫子之書。一於奇。然與否與。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固以其節制在我也。與敬慎不敗之理。同與異與。夫師直爲壯。曲爲老。後世以爲兵不厭詐。甯非曲歟。又何以不乏有功也。得毋兵以奇勝。仁者之師。難以見諸行事與。抑行之未盡其道也。說者謂兵書類多得失相半。能取其長。則皆可用。然則精擇而敬行之。亦存乎其人與。諸生講明有素。其詳著於篇。

江蘇錄科策問

問。許魯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相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胡敬齋亦謂學者果能於此。真知實踐。他書雖不讀無憾。諸生能親切而言其旨歟。

問。小學爲修身大法。講貫宜豫於童年。近奉功令。覆試用以命題。作論失指者。卽予斥落。立法亦嚴且切矣。乃猶視爲具文。其故安在。今欲學者講明切究。身體力行。將何道以倡之歟。

問。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繼以內則之文。真西山以爲合觀二章。小學之教略備。諸生試言其指。

問。陸清獻謂小學一書。不但當玩索其文義。并當就其所不載者。想見朱子去取之意。卽以明倫觀之。採取孝經。斷爲六章。章刪其句。諸生可能推其意而言之歟。

問。小學明心術之要。引四勿之言。與敬恕之語。不載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驗。論語亦可刪歟。

問。小學明朋友之交。始以輔仁。繼以責善。而申之以全交。爲友者將切切偲偲。居於直諒歟。抑不可則止。以遠辱歟。親師取友。固爲學之急務也。諸生其實言之。

問。明倫通論。旣言子不可以弗爭於父。又引事親有隱無犯之禮。犯與爭。同歟異歟。何以行之而不悖歟。

問。小學內篇載荀子之言。人有三不祥。外篇引程子之言。人有三不幸。世俗所難言也。諸生能心知其意歟。何以致祥。何事爲幸。其悉陳之。

問。小學外篇。首引橫渠先生之語。以安詳恭敬立教。極言驕惰病根。不能安灑掃應對。下朋友。下官長。類皆爲子弟之事也。乃推而至於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其義可得而詳歟。

問。胡文定謂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有相合歟。抑相成歟。其言可爲教子法歟。抑人各有志。不必同歟。諸生其直言無隱。

問。臨民之要。程子謂使民各得輸其情。夫情固難輸也。將何道之從而得於民歟。

問范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朱子嘗辨恕字之義而斥其非矣。小學引以爲法。何歟。

問陽城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素位而行。省親還養。可以盡孝矣。不得於君。將何以盡忠歟。問善行實明倫。君臣之義。有取於霍光之小心謹慎。而次以汲黯。事不侔也。道不同也。汲黯直生於霍光前。而特列於後。亦有說乎。

問善行實敬身。首舉漢朝能正心術者五人。諸生其明辨之。勿猥勿并。

問實敬身以正心術。欲人之無私也。乃以第五倫所對有私之言爲首。諸生亦嘗體驗而有得歟。

問劉寬未嘗疾言遽色。翻羹汚衣而不恚。似過於寬。張湛矜嚴好禮。遇妻子若嚴君。似過於嚴。朱子採入小學。章句連屬。其意何居。

問朱子明心術之要。於宋相特舉三文正公以實之。其志其事。平生所爲。試提其要。

問汪信民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何以擊節貶賞。朱子小學引以終篇。其義深矣。諸生有志於聖賢之學。其反求諸己而切言之。

諭諸生

使者視學江蘇。親賢若渴。疾惡如讐。崇禮教以正人心。願小學以端士習。匪但望諸生之希聖希賢。亦切願諸生之保身保家也。近聞邸鈔宿遷縣鬧賑劣生王育英。不過逞一時之氣。借公事爲由。遂爾觸犯刑

章顯耀大戮。不保其家。不保其身。並不保其首領。設令平時稍知小學立教之本意。何至尙氣犯刑如此其甚。爾諸生聞之。自當不寒而慄。以王育英爲前車之明鑒。以小學書爲守身之良規。毋假公以逞忿。毋忘身以及親。畏威遠禍。夢寐卽安。至於閉戶潛修之士。旣知謹身爲己。亦當以善及人。徧告親朋。咸喻此意。匹夫而化鄉鄰。儒生而兼體用。更於賢者有厚望焉。

諭諸生

往年使者初至吳中。頒小學命諸生講習。厥後聞諸生意頗少之。以爲無足尋究。是諸生溺於所習。以好奇務博。誇多鬪靡爲學。而未嘗反求諸身心之過也。小學乃孝弟忠信之根源。視聽言動之矩則。故朱子懼其失傳而補之。至朱子誘學之規條。則略見於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諸子史宜悉心者。一一具列。每謂誘學者多讀正經書。則數十年後。當有人材出。但朱子所列諸子史。竊恐諸生方盡志於時文。尙未能徧覽也。擬治詩書易者。則附以大學衍義及衍義補。治三禮者。附以文獻通考。治春秋三傳者。附以資治通鑑及綱目。舊例歲考畢。別試古學。使者竊見從前所試詩賦古文。不過剽獵浮華。實未見能探古人之奧窔者。今歲試後。別問諸經疑義。能條舉先儒訓詁而折以己意。有闡於諸經之精蘊者。第其高下。各提高一等。科考畢。則兼問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諸書。以往古之事變。歷代之制度。亦爲策論者所宜知也。諸生勉之。苟能沈潛反覆於聖人之經。而內反於身心。以求濟於家國天下之用。則知小學之非膚淺而不可忽矣。

